

覺
非
齋
文
集

龜非齋文集卷之二十二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澤撰

蜀府 祀 善 吉 文 祭 文 校 正

墓誌表碣

翠峯處士侯公墓碣銘

弋陽侯康遠為嚴之建德令以廉能著古于郡宜德

乙卯考績來京師主其外无屯田郎中張君玉輝

玉輝介而不比與予相好為求其墓府君墓於李陵

之行來請銘且曰琰蓋不能忘也屬陽之思云尔遂弗

獲拜按狀侯氏先世居蜀之上蘇宋孝宗時居徐

進士官至宮教先宗嘗有手詔顧問之子孫猶藏其

宸翰宮教之子溥萬溥登慶元四年進士為興州守

萬丞貴谿樂弋陽風土之勝晚年父子兄弟聚居因
家焉溥二子俱夭以萬子起後在起推明經為信
州路教生鑑山亭正諫之生與韓博學雋偉會元李
起隱弗仕娶鉛山吳氏而生慶士慶士諱晉字起
羣峰其別號也性豁達疎爽輕財上義博洽群書如
流百家之言無不究覽沈潛乎義理之趣思以其所
得者驗諸日用不為空言故於事無脩身待人接物
未嘗自軼於職分之外從兄璋早歲避兵關中若無
所容歸爰士躬往迎之至則盡談以先世田宅愛敬
之沒身不衰屯田君幼孤處士鞠成之親教以經史
勸令就學卒以成名平居教子孫誥宗族鄉里之子
弟言惟孝弟忠信俗情優渥差置諸類人言以長

君子稱之宣德己酉十二月六日卒壽八十其年
月日葬里之黃岡配黃氏子男二長軒武次即康志
文二過同邑周思上饒徐某孫男五人侯氏自蜀徙
弋陽救世皆以明經爲第取官故子孫浸乎詩禮
之訓而文獻之興重乎州閭處士復能以理道獨
其身用表箴于舞身不見用而有子以才學顯于
里之足驟于康莊遠大方始耳為之銘曰
陽山左縣南渡迄今三百年奕世纓組
史科稱象賢處士適與時運遭抱墓所有
然之譽鄉里傳歌子以試百里專在莊
會見 產光及下泉我作銘鐘康諸
無錯

劉原廣權厝銘

開拓白田祠氏代為衣纓家不虛之夫父甲乙
曰叔安若存學行而肥遯弗仕鄉里稱為長者
氏原廣年弱冠游宦存才多敏于行筆洪武
詔有志願入太學原廣首應 詔一持海內
士雲集 京師而原廣雖然有吉六館時來祭酒
下嚴甚諸生鮮有免於榷楚者原廣居太學教
嘗致其厲吉色人以為難歲丙寅乞歸養親
開居十五年奉親之暇樂以所學教諸人鄉里
從遊者常數十輩予時始游縣庠遂與定交原
廣不以予為後進每折節相好已卯秋親終服
闋復入太學其年冬即授廣東潮州府通判會
前官皆以貪黷

猥儒劾去原廣初至官乃大振作其故習與
之更斷劬正屹立纖毫不可犯州民畏而愛之號曰
鐵通判著臬部使者皆知其名在郡六年治稱廣康
第一而布衣糲食無甌石儲去郡之日民感其惠爭
持白金纏錢走數百里挽其舟投之皆麾去弗受及
抵京師竟坐外尤謫居永平之樂亭行李蕭然全
無裨以禦冬裕然不見戚容居歲餘會朝廷纂脩
永樂大典徵四方文學之士予時在館下首薦之以
例中沮後數年郡刺史復以名聞徵至京師尋復
罷歸既而嘆曰予老矣又何為哉乃課僮孥易其田
疇多藝秫黍為醪與至輒引滿數爵浩歌長嘯悠然
自適不知身在異鄉而老之將至也邑大夫以下咸

禮遇之遣其子弟往游每鄉飲酒必置之賓位宣德
七年十月十一日以疾卒于樂亭年七十五歲
溥配徐氏生子一曰鶴年女曰勉奴後娶蘇東陳氏
居樂亭生于二曰懋曰翰女一曰貞孫男若干女若
干原廣少有大志博學善屬文尤長於詩胸次磊落
與人交豁然披露人有過面折之恥為容悅居官所
守所為卓卓不在人後而不克究其所也命也夫先
是病且革謂懋曰尔兄家居方坐空匱尔母子又寡
弱力未能歸葬可權厝我於高平之地鄉人任於
朝者知我惟金叔文當求其文志我葬處他日即遷
棧于孫有所考懋乃遵治命權厝縣南之韓家院乙
卯秋懋以明經奉子邑庠試京闈獲雋將捧檄東

歸泣拜以請予方恨無力起原廣於窮今幸見其有
子也銘何可辭銘曰存不以得失為憂淡而休休
以善貽謀無施不酬終必返乎先人之丘

大明故承直郎行在刑部貴州司主事汪君

墓誌銘

予居與汪氏居同里世為姻好楚瑛予內子之兄弟
也五六歲時就傳于家塾頭角嶄然揖拜趨讓如老
成人年十三從予游邑庠隆師親友端飭脩慎誦香
講肄以勤敏稱永樂壬辰貢春官居太學十五年自
持其身已如在邑庠時今大宗伯胡公以禮部侍郎
掌教成均吳公德潤為司業楚瑛在諸生中雖退後
容應對詳雅二公每見必禮遇之由是有志於經術

六館之髦士無弗與交者宣德中歷事益曹亦以簡
謹得名己酉冬擢刑部山東司主事未數月以母憂
去服闋改行在貴州司自以名法之官孫人之生死
枉直遇有所鞫讞事無大小必孜孜矻矻求得其情
未嘗率意肆志以自便大司寇以下咸與其愿愆前
年奉命往督南京直隸海船諸材所歷郡縣惟食
鹽傳餼廩入祿其蕪去年春忽得風痺疾既瘥予適
自南京還相見舉酒權咲如平時第曰某處近日筋
力不任奔走仕路已倦游矣來春考滿幸得推恩
及吾二親再決意勇退願先生引年以歸當日侍杖
屨於鄉里尋童時釣游處以樂餘景志願足矣他非
敢望也予唯心而喜先是未疾時次子鎮隨侍在官

以疾平遣歸強出視事未踰月疾復作遂不救予時
亦久病不能出至聞其增劇乃扶掖夜往視之涕
欲歔鄭重感謝予不能仰視明日日中卒禮辰歲閏
本月二十五日也壽五十五歿時精爽不亂治命詩
諄諄悉備至側室劉氏與二家僮在寢我祭既無所
不至而棺與衾服堅緻完好刘旦墓哀臨不離殯所
八月十日訃至家鎮即日與其季父祭晝夜兼道至
京值河涸遂以明年春二月奉柩南還將卜某年月
日葬某山汪氏系出唐越公華之後世為新安大族
某世祖由新安遷開化之東皇魯大父惠煇又自東
臯遷在溪大父伯良父宗理皆晦迹弗耀母金氏楚
瑛名遜楚瑛字也配鄭氏子男三人長鐸次即鎮次

鑑女二鈕鏡鈕適徐訓鏡在室孫男三入臨水滂楚
瑛天性孝友每恨父不遠養曲意承顏以事母務樂
其志嘗作序於宅東葺兩殿數十百本暇則奉母居之
持觴上壽窮日之樂号心歡焉撫二弟至長友愛不
衰二親墓在莊溪之上躬自封樹蔚為喬林為之周
詳緝密長於理家田園陂池藝蒔字畫井井有緒雖
在官所而心不能忘故能充拓前人之業益以殷盛
臨財甚介嚴於取予然見人有急惻然起救祭社嘗
嘗必潔必豐平居交朋友處鄉黨知而不流恭而有
禮愼而守信其善行有足稱者同袍之良寄哀以詞
既成什鏤奉以示子子讀之悲不成声尅日發柩予
臨送之奠而哭之慟鏤以拜請銘嗚呼予及見瓌瑛

道時勞瘁携之就學且暮不相違若十年又見其學
成爲士同宦于朝予既皓首而先矣亦蒼然矣其
得他日同歸林下始終永好而竟舍我長往尚忍
其年亦邪雖然楚瑛於子恩義無盡者也非予不足以
傳信銘何可乎銘曰 七之行何處祥芝標黃戶朝
不如人而止於斯光昭之願退休之期俾胥失之充誰
之爲勞而寄安而歸達人其矣悲

月軒隱居士墓表

駱於諸暨爲盛族有先民之長厚者號月軒居士既
歿而塋且二十年矣其善之被于鄉鄉人猶知思而
慕之爲其子孫者懼久而忘也願有以昭示無怠乃
奉其塋時所爲行狀埋銘走示師斷文以表諸序予

受而考之狀則予友今大理少卿致仕呂公所述銘
則先師雲旒張先生所撰二公峻潔孤介之徒開
江左其許可豈易得哉而於居士處以長者稱之復
以古之遺直許之然則居士之為人尚待別有所
而後信耶謹按居士諱觀字用實月軒其別號也上
世由金華遷諸暨之楓橋祖壽之公仲實皆務德
仕母劉氏居士童蒙時異於眾從鄉先生授經習舉子
業力學務記覽死之窮晝夜及試唱然嘆曰
學以明理求道務于散行而苦心章句思應有司之
求階以干祿豈古人之所謂學哉因慨而弗為元綱
板蕩冠蓋遠趨間并為墟東山遂遠湖塵老難未嘗
見庶云及事允祥復先入權田盧仰事俯育舉未矣

職。天朝布維新之政，版圖重入。職方居士賦長一
鄉能平其征，輸俾上下適均。及今，願之洪武庚午，以
耆民召至。闕下入對稱，肯奉使西蜀，以備荒
政事，有不便輒驛馳以聞。民感其惠，還朝將授以
大官，力以老疾乞歸，遂得優游田里。每當風日佳勝，
教屢行隴陌間，孫穉嬉戲，後先其樂于于如也。宅東
構軒，扁曰來月客。至必賓之，觴接歡，既醉而禮容
弗惰。與人言必平生履歷之實，孝弟忠信之行，而
略於細故。紆人窮急，惟日不足。鄉里不直者，詣之求
直，是是非非，斷斷不怒。然人有犯之者，未嘗與校。其
公正寬厚之德，為人所敬服者如此。元天曆庚午，
月二十五日生。大明永樂乙未三月二十七日卒。書

八子有六明年十二月癸酉葬里之朱塘山葬時
有賢行先居士卒子男三人純高象女一人孫妻在
大巖由儒學生中舉未及用而夫女二人曾孫男
五人女一人嗚呼居士之才行皆足以有為固嘗以
試於使命之一事已見利器然終不得有位而施
其所以教于家以惠于鄉以貽于後嗣計其自獲
則優矣象克承厥志博學能文章惠利於人亦厚
諸少比其自禮敦本駱氏之慶尚繼繩哉

兵部主事林茂母盛氏太安人墓誌銘

太安人盛氏諱妙清嘉禾秀水人也祖谷祥父富一
皆業儒而父性狷介不以家累經心居窮晏如也娶
楊氏生二女病且革顧謂其妻曰我不幸無子止有

爾女不可以配凡于林佑之篤厚君子也季子德潤
穎秀不凡可妻也我死當以少女歸之歿後三年之
喪畢而太安人歸于林氏遵治命也太安人夙閑婦
訓和柔靜專組織翦制自過心領不煩習肄工織自
鑠幻讀小學女訓諸書通曉大義故其為婦也嘗於
舅姑順於夫子和於媵族惠於僕衛悉於幼孩無一
越於禮度厥有由矣居數歲佑之閔盛氏無後命德
潤夫婦居于外家以奉其祀既而生子茂甫宗澤太
安人撫其背曰吾父以汝家務德積善必昌其胤故
遣我為汝家婦今承其慶者非汝其奚望及遣汝讀
書鄉校中且多策勵之躬御紡績以資從師購書費
茂甫知服悉訓孜孜向學年十七游郡庠宣德甲舉

進士為兵部職方主事正統丁巳春遣人迎養太
大嘉形于色謂其所親曰吾及見吾兒成名不惟吾
祖有光于地下吾父居九京亦色喜矣乃獲勝御
然戒途既抵京會 朝廷方靖理軍伍四方就辦者
類集職方茂實泣其事每旦出暮歸太夫人必戒以
類懇錯別枉直母患失以萬人母厭煩以善事茂故
受不敢忽上下宜之正統三年戊午正月某日得疾
終于理第年五十八子男三人長即茂次慶次文
其適沈吉而夫孫男一人女二人茂扶親南歸將以
其年月日葬秀水先塋之次乃奉其同宦頃居其所
為狀來請銘嗚呼為人婦為人母若是可以無愧矣
有子及貝其成名素心亦酬矣天獨不假以年使

恩封之典加乎其身以爲天... 爲母者勸此茂之
所以... 若歉然於此者... 以光昭焉永圖尚
有莫其遠且大者爾爲之... 承治命而從人盡
毋道以有子胡 恩寵未加而年壽不... 前其
後也侈伊造物乘除之理

大明贈承德郎行在刑部陝西司主事方公

墓碣銘

正統三年秋七月乙酉 上御奉天門頒降 誥敕
以寵錫廷臣之考績登最者凡若干人又各推 恩
封贈其父母位號器服咸如其子之秩於是信安公
賢以行在刑部陝西司主事與馬既蹈舞拜受捧持
還第釐以雕 禮藉以錦 裯龍文奎畫輝映戶庭人皆

榮之賢詣予請曰先府君宰木拱矣而志石尚虛非
敢緩也蓋有俟也今幸賴前入餘慶沐浴休老不
以此時昭白潛德異日無以示子孫惟先生圖之因
泣拜歆歎辭之弗獲遂按狀府君諱德善字德善姓
方氏世居龍丘大父仁山遷郡城之南門考茂實累
世積善弟染仕進府君幼孤母葉氏鞠成之稍長克
自樹立事母至孝友愛諸弟鄉族無間言恬於勢利
而刻意教子賢用弱冠遺許邑庠策勵以隆師親友
卒成其業永樂壬辰七月十二日卒年四十四先是
弟德英鍾愛於母而歿死母痛甚尋卒府君妻孝友
因憂憶成疾繼亦不起是歲九月晦舉三喪窆于城
南五里之嘉慶鄉序昭穆焉配姜氏今封太安人有

順行遣府君謝世而孀葉膏沐服難儉以養者諸子
安婦生孫而家益裕裕中表稱之子男三人長即賢
守希賢由邑庠以明經領鄉薦登貢子安今宦文紳
與叔賢女二淑貞淑靜皆適士族孫男四景文景章
景高景宗明孫女二妙淵適刁克寬如鍾在室皆孫男
二森森鳴呼孝友群行之首也書美君陳詩譽張仲
豈有他道哉府君所以裕後而獲壽者有由矣為之
銘曰
居其晦映其退後嗣藹其輝

大明敕封刑部山東司主事徐母丁氏太

宜人墓誌銘

太宜人丁氏諱淑今刑部山東司主事魚侃之孀
世為海虞人祖遜之友忠美孝廉分晦迹于鄉里

尉氏太安人幼慧而靜專有

宗祀賓客衣服飲食之宜適

愛既葬擇所宜歸而仇之父

實叶柔不克合二姓之好太

人幼孤私門多故欲振太安

逆屏享姑至孝姑年八十餘

頓擲入室拜于戶內謂適

無不得宜扶持打散曲意致

新婦善事我我無以報願後

報也三族聞之莫不感嘆主

身斬斬聞關肅終內政益脩

以懲訓策勸感學第進士授

其父母而太安人雲冠霞帔服 寵命於康強之日
鄉黨親戚嘖嘖嘆感以為孝慈之報正統三年某
月日以疾卒壽六十七子男三人長即祝次某次某
孫男二人女三人先是侃既拜 恩命之謀請告歸
覲未遂而許聞號顛毀瘠殆不能處歸將以明年某
月日葬于虞山之鳳原與主事公合窆焉乃奉其同
袍刑部郎中錢塘周君某所為狀來乞銘嗚呼婦人
有貞靜之德孝慈之懿不有賢子而克光昭者蓋鮮
若太安人其奚憾銘曰 為婦孝姑歿而嗟嗟為母
教子貴而 寵加皆自致之奚其誇

復翁單先生墓碣銘

東陽有隱君子號復翁先生姓單氏諱純字宗魯其

先四明人宋殿中待御史諱基生其嘗諱其始遷東陽先生之大父諱莊父諱敬之皆隱居任先生幼穎悟讀書過目成誦既冠受詩於天台徐伯進先生有藻思究覽群籍而遂於理善屬文尤長於詩一時與游者皆學林巨擘講習益精嘗欲挾其所長思一再遊場屋以自試而輒以事中輟因嘆曰命也毋強為遂置之天性至孝為於友愛季文思傳令青城被誣先生削鬻直於寺得復官其家死京師悲痛不自勝奉其柩歸葬菑陽而植其諸孤終身不喪弟道傳國初仕為考功監司戶先生往來京師護視唯謹年過六十遭父喪号頓毀瘠飲水所親或勸宜若加養先生不聽居數歲母氏復違疾親自扶持水不

辭帶者數月及卒哀毀亦如之鄉黨宗族皆稱其孝
平居接人有禮治家有法羣從子姪服教令踰繩矩
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是以切總聚居庭無間言宦
德已酉先生年七十四素強壯無疾稍覺不平猶強
衣冠行坐漸劇呼諸子至榻前諄諄語以處家御衆
之道立身行己之方母忝祖宗母貽親羞後與朋友
訣惺惺不乱啟手足而瞑是歲二月十八日也甲寅
十二月十三日葬望之西平原配蔣氏子男四承祖
思祖儀祖肅祖孫男七人宸坎謙豫咸需釋蔭女一
人先生平生所作詩卷文多不留稿惟青枝集一卷
譜系若干卷藏于家正統戊午後子怡祖來京師奉
其鄉親兵科給事中杜君瑄所為狀來水銘杜君備

慎士也與予交頗稔稱先生之學行必有可徵者嗚呼
侯得必試用之於人豈無所濟而卒晦其迹以終
則於其可傳者又忍使之泯而無聞耶是宜為銘
銘曰嗚呼先生以耆艾之孝施及其親以有用之學
獨善其身命雖不遭足以宜其家而教於人西平之
原松檟如雲過是墓者視此列文

大明勅封監察御史徐朝宗母太孺人沈氏
墓誌銘

太孺人姓沈氏諱某世居嚴之分水縣為大姓以清
白相承至其父鄉讀書善屬文又飭行于鄉洪武中
舉孝廉為廣東增城令卒于官有善政邑民及今德
之娶繆氏生三子一女而太孺人居長性氣和柔心

志詩寧不煩毋訓禮度自閑在室持服勞二親撫字
諸弟竊順之行表于宗門年二十擇配宜家子日叶
卜乃適于徐君某徐在分水代崇右闕二親克合如
黨或官入門父事其舅姑承類致祭以爲甘脆內佐
燕嘗外理賓席友結婚禮細大弗遺子朝宗幼能慈
訓習注天成年弱宗游娼校直行政文以明經舉進
士拜監察御史考課陟明受 恩封於具慶之日太
孺人雲冠霞帔躬被命服 奎文寵賁夫媿姑名振
節宗族歡悅慕羨咸以爲善教所致用以砥礪風俗
與起後進非直爲徐氏慶朝宗嘗一再遣人迎養而
竟不果行正統戊午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家年
七十子男三長長朝宗次朝宣先卒女二曰定道

漆清孫思三人前迷讓女二人情情先是朝三奉
命監督江淮祖賦受代復命行在永還而詩贈
野齋將星奔南歸卜以某月日葬邑之其
同門友衛府紀善方君迪所為狀來請銘朝宗
士又至京師子乘其和粹文雅澆從良學雅
世念無以符其哀於發揚太孺人之凶愆
文為銘銘曰坤儀柔順以順為嘉身曰
爰諒誠我徐母身以順教乃生賢子不令而
有肅憲度奉崇表羊盛典推恩錫封副笄六
服斯稱眉壽高堂以鴻夔夔仰人之望來
石勒銘幽光永貞

故徵士鄭君墓誌銘

正統戊午夏仲子統來京師省余居數日進曰向來
時過象湖哭拜鄭徵士喪將辭去其諸子具書幣羅
拜堂下泣曰先君獲交尊翁有年於吾子辱有契分
知先君之悉莫尊翁若今而棄諸孤非且有日宜得
銘以掩諸幽惟尊翁是賴然下肖孤杖而執事不敢
違次不得躬走京師敢因吾子以請遂以其書及狀
進余讀之悲不自勝按狀君諱善同德傳其字也魯
大父某大父潮宗父仁表皆隱德弗耀毋崇氏君少
穎異機警及長有器識善應文低昂屈伸動中肯綮
家故能裕代輝于鄉洪武初仁表甫以閩右坐論輸
京師費以億萬計同輸者家人不相恤比此既於輸
所時君弱冠克服勞經紀父得釋歸告其族人曰吾

非此不生還矣是後悉委以家政理官事優然
公平和惠上下宜之仁表以壽終哀毀幾絕葬祭皆
以禮大梁中徵稅家子弟有才行者有司以君應
詔督租揚州以水災 奏免若于萬斛州民德之又
往閩郡此陵皆著能績將謁選得官接例賜歸以俟
召用時年六十七矣比部符累起竟以疾辭家居十
有七年正統丁巳八月初十日得疾卒壽八十二君
雖老耳聰目明手不釋卷對客談往事纏綿舉端緒
雖儒者不及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郡之西安臨江
鄉庵隴山配程氏者姪則裕之女兵部主事瑛之姑
也有賢行君在京師克勤儉理家而產日益充裕家
多賓客持酌留款咸適其宜亦以是歲終壽八十二

子男五長洪次濱流沂深濱先卒女二皆嫁士人孫
男十六體儼籙倫僉值侍右佐黨仵俊備儀仗介魯
孫男六 嗚呼君幼罹 際阮克自奮以援其親可謂
孝矣卒之僉老享有 祉宜哉是宜銘銘曰 猗猗
徵士維生則全維逢初遭克奮厥為以濟險艱有惠
于揚通負以緇爰歸于鄉徜徉以年嫗德相成來尔
對賢子孫振振錫慶自天勒銘幽宮無矣永傳

大明故僧錄司右闡教圓菴大禪師塔銘

圓菴禪師入滅喻三十載建塔翠山而未有銘其徒
崇遠大懼湮晦無以昭迪來葉北遊金臺寓錫京刹
之東堂亟來過予願有紀述惟師以蕪人之才究覽
弘博沈浸儒籍悟入真乘指頌心性豁然無疑營異

武之世蒙被 眷知依張宗教其言之流布標準未
方 不待塔上之銘而後傳亦明矣崇遠欲尊其師
之道志念堅定有不可辭者遂按狀師諱居頂字圓
極族姓陳氏台之黃巖人圓菴其別號也父頤道業
儒毋葉氏師生五歲母亡遺命俾出家為僧年弱冠
父重違其母之言遣從鄉之淳安寓公游寓見師器
宇辭曰吾亦若所師其端巖溫公乎乃之端巖溫公
一見大奇之保髮留侍座下從游四明之永嘉學古
文辭於無逸宋先生之門同輩或譏之曰吾師不立
文字何以文為師笑曰世尊號文佛三藏十二部非
文不載於道何証焉在臨肆力於文章以證究內外典
罕亦大徹為育玉掌書記深思蔚然蔽林壑重焉愛

戒具於郡之五臺禮大士於補陀祥光妙相現絕
其退而紀其事文載集中講經於天童敷揚奧義無
有餘蘊大衆悅服洪武甲子住持翠山迎徂公就卷
禮備存歿辛未蜀王欲要師住四川之大慈遠以
詩曰僧中班馬是何人羨子從來不為身蜀道于今
易如掌莫言萬里有艱辛迂者相望於道會金華双
林又廢方欲倚師以再造竟尼其行居双林五載緇
流嚮風百廢具舉及今願之乙亥召闕下明年
授僧錄司左講經住持灵谷寺賜金襴袈裟暨他
服用尋命以三宗試天下僧衆師當諸宿稱謝之後
獨任其責疏剔淨委區別異同一於公匡海內梵刹
蕭然更新事竟以所試僧案并議禪宗心要以進

高廟覽之大悅。勅賜內糧三十石。為伊蒲菹菹門
之饌。末年廷臣建議。收奪僧寺田。師抗章論其不便。
事遂寢。性左闡教。永樂癸未十二月二日。端坐示寂。
後六日。闍維。顏貌如生。四年九月八日。歲骨於翠山。
愼公塔次。世壽五十八。僧腊四十。手度弟子若干。嗣
法弟子若干。平生所著有。建宗傳。燄錄三十卷。語錄三
卷。拈古法語各一卷。偈頌五卷。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師儀觀瓌偉。曾次磊落。又充之以浩翰之學。宜其高視
一世。躡武前。竟而傑出於流輩者。也。觀其平日指引
後學。勘訂真偽。機鋒之峻捷。趣向之差別。直欲抉去
理障。不屬思惟。以造見地。自得之妙。有難以言語臆
度者。今不具載。永決初學。嘗獲一再謁師於靈谷方

父接其神采聽其言論坦夷明白略無凝滯及觀其
著述蓋倦之以其道之興衰為已任每於其徒有所
贈言必首以經隆師承負荷宗風之意勸之敦勉若
其學之辨博文之奇麗正其教所謂游戲三昧者也
昔少師姚某於二教中人物甚重許可而贊師之像
有曰天上玉麟僧中丹鳳氣凌衡嶽胸吞墨壘可以
見其為人矣崇遠字某建昌人住持育王寺優於內
外學而履行脩潔善世其師者也銘曰 操平等心
堅不退志入佛境界如履平地舍亦為遠疲難忽易
鷲嶺亦高幾何能企仰圓師泳游儒言不援不附
契于真詮以冥所至大文煥發從容名教而尊其師
狂瀾方奔砥柱屹之棟抗屋壞大木實支翠山之陽

不立者感維感不亡嗣登孔光

聖元之尚文公集卷之二十一

莫非齋文集卷之廿三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七陽黃溥選編

蜀府 紀 善 吉 文 黎 統 校 正

墓誌表碣

大明故刑部主事汪遜母安人金氏墓誌銘
刑部山東司主事汪遜聞母安人金氏之喪自京師
走 行在既得請將星馳南歸過予泣而言曰遜遭
家不造先人早世吾母支負傾側啜菽飲水其間皆
苦欣戚朱生無不熟見而稔知况先生之言足以信
於今而示於後苟不賴有所紀述以詒後之子孫俾
毋氏之善歿而無聞是不孝也先生尚憐而昇之子
於安人為同姓姑屬而與遜世有通家之好姻婭之

顯義二可薛按金氏上世居歙之黃墩唐末避亂遷
開化莊溪安人諱妙喜祖谷珍父伯容皆善書通經
母江氏安八生髮年婉靜警慧幼習女紅不煩提督
而自謹飭甫笄歲以大父命歸同里汪氏伯良父之
仲子宗理入門及事其祖父母舅姑順適指令無有
乖迂閨閫之內和而有儀中表賢之洪武乙亥宗理
以伯兄被謫往直於邸殿于途旅從人載轎還因問
比至家人秘不以告及門始覓一慟頓絕勝人掖入
室良久乃甦夕水不入口者經再宿姻親力慰解之
乃始一食自是羸瘵骨立歲不致生時良人新棄諸
孤公私道高權科藁杏靡有年歲安久昇棄膏沐改
三

而強禦自沮黠奴悍婢俯首帖耳無敢貶逾先是
為邑庠生居父憂安人益延師教之既而復遣入學
見其與勝已者遊喜動顏色苟非其人必痛誡之每
賓客過從躬為具酒饌務盡豐潔勞而不厭後二十
餘年安人年過五十諸子娶婦生孫咸克樹立滿授
既固生意滋阜裕盡主饋內外有耗於是如謝家收
舍飴弄孫日就休燕永樂壬辰璣學成貢春官居太
學十餘年一再歸觀際離會合以喜以悲嘗謂璣曰
而父教汝讀書欲汝光大門戶言猶在耳汝慎勿忘
璣服膺悉訓亦自慎畏宣德四年試政銓曹授今官
甫踰月而訃聞大明甲辰歲四月十二日生宣德五
年二月一日卒年六十七其年月日葬在溪其山子

男三人長即遜次冒次鍊孫男 入曰鐸曰銘曰鏡
曰某曰某曰某女三人 鈿鐸鏡曾孫男 入涵鍊安
人智慮周密識見恢遠有丈夫子不能及者歸汪氏
五十餘年為婦為母克盡其道自幼至老孝不衰於
父母愛不弛於兄弟親姻之家咸盡恩意女不能嫁
者資之喪不能葬者助之晚年好善益力診飢寒賙
困匱知無不為歲時有事祖考餘懼在餘拜跪灌獻
必敬必親子婦則傲焉嗚呼安人以盛年遭罹愛故
刻勵苦節結搥瘁瘡以底于豈大可謂難矣慈輝褐
受京秩恩封之典屈指可待而不及目見惜哉為之
銘曰 是惟賢母之宅檜松松 煥其貝則於千百
齒無有消泐

大明贈奉議大夫廣東清吏司郎中王公墓

碣銘

公諱道清字德成姓王氏先世齊人宋初諱某為大理評事謫越上因家新昌七世祖炳以明經任為餘姚州提舉弟瀾為丞相封信國公其族益顯曾大父開大父生父弘甫敦學行以自晦毋其大父公剛果而偉隆於孝友交朋各有信接賢士大夫有禮待編民與困窮者有恩居鄉里出一言是是非非輿情莫弗允愜嘗長鄉民數千造海運巨船于杭怒擊李叔精於圖回舉受成業鎔銖弗喪事用先集衆獲逸保邑令奇其才將與用之公力辭洪武丁卯以公事至京師舍于逆旅遯疾十一月十四日卒時獨坐守

待側病亦垂危同舍為具棺斂確厝於郭外越數日
同舍暴病死喻月澗以瘞往視其地夷為丘矣哀號
旬月求之弗得乃抱遺衣服奉主以還葬于里之假
山年五十五娶何氏繼室許氏李氏皆名家有賢行
子男五人潭池淵澗溥孫男六文三先是公諸子惟
溥最幼鍾愛晝就學庠序命之曰上世衣纓餘農牧
萃繼承先昭吾已弗及汝宜勉之溥後由太學生授
山西都司經歷入知江寧縣仁宗即位陞刑部廣
西清吏司郎中洪熙改元賜諡命公贈官秩視其
子溥生母韓氏封宜人與李氏皆附葬公墓葬之日
永樂己丑十一月十一日也溥年錄公行實泣告其
友三衢金寔曰不肖孤溥幸賴前人諱烈烈常于

悉從下大夫後。恩被存殁痛惟先君客死殊鄉不
得歸塋祖宗丘墓終天抱恨無有紀極願吾子有所
紀述俾潛德示于子孫弗致湮墜用少紓不肖孤溥
不孝之罪寔不得辭叙次而為之銘銘曰 相門餘
慶後嘗有聞忠信孝友承之弥敦奄忽隨化達觀奚
論惟歛葬施昇示于孫銘以銘之不片者存

大明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郭公墓誌銘

公諱敷字仲厚姓郭氏先世由太原交城遷山東之
崇邑大父忠父政寬以公貴贈嘉議大夫戶部左侍
郎兼修事府少詹事母侯氏贈淑人公始以邑庠生
領鄉舉入太學為戶部主事有言擢三衢守在郡七
年民順賴其治以安居樂業其墳安在人至今不能

忘永泰三年以先任事里誤去郡郡父老數年久請
關乞留不得命皆徬徨洒泣而去逾年廷臣薦起
之拜監察御史尋以父憂去服闋再為御史未幾月
超拜河南左叅政調陝西叅政董役來京師大臣
有按覆者廉知公治郡時善政甚悉從容言於長
陵由是得召見賜襲衣御藥拜禮部左侍郎兼太
僕寺卿仁廟宣守改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
事宣德改元陞戶部尚書出鎮陝西明年召還六
年辛亥四月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二妻李
氏先公卒贈濟人三子曰棋禎禧女一適肥鄉令
翱後娶林氏封淑人二子禔祐孫男六人女六人
以是歲十月某日葬公于崇邑某鄉先塋之次公為

學剛正不為容悅自郎官至執政幾四十年清白自
守家無餘財然為政尚寬平知太體不為聰察矯激
之行故所至上下相安而衆務畢舉功績茂焉公卒
積以其嘗辱知公俾述其辭行為狀以俟他日翰林
國史院論著撰述者得有所考然以葬期且逼墳志
之石未刻復以為請義弗獲辭乃更名其狀之辭叙而
銘之銘曰 屹屹不傾棘之不阿自得者多於人則
那崇山之坡馬鬣翬峨之神物禁詞永世弗磨

徐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可字可山姓徐氏開化片川人偃王之裔散
居會稽太末者甚衆而片川之徐世為望族大父丙
四父安時 書餘善隱於畊稼不求利建母余氏有

賢行處士父早喪母鞠成之年十二三即知自樹立
既長拓先業致殷富元末四方兵起遠近無賴子弟
以紅帕首相嘯聚為盜剽掠村落居民驚走匿巖穴
間處士時年三十餘度不能免乃集鄉民為義兵自
相團結以保障鄉里晝夜嚴備寇不能入境內以安
已亥歲天兵下衢州處士與邑大姓數人請軍降主
將承制拜官以處士為西安縣尉辭不受洪武初
朝廷建學校全華胡先生仲申為郡學教授處士乃
遣仲子生入學後由鄉舉入太學擢給事中調江寧
主簿氏有訟田積年不決生辨之甚明 高廟嘉其
手詔褒美文見御集余氏卒時生為京官太
宗憲實誌其墓處士泣曰母氏願復之恩

吳天罔^繼今得姓名不^打風木之恨庶可申矣生後
竟坐他事連^送錄其家既而赦之洪武壬戌閏二月
二十八日以疾卒于家壽五十九元泰定甲子七月
四日其生也某年月日墓里之三坑莊隲^{韓氏}順
相慶士克裕其家婦德足稱焉子男二人長元次即
生孫男四^繼維^綾約女一人曾孫男若干人曰直永
乘中由貢士為沂州學正卒曰禮敦曰寬曰秉其女
若干慶士^等達好義^剛正不阿鄉族事有不平必為
別白其是非使之心服里^豪勢凌人面^無斷斷
不^怨婚姻^之葬^貧不能^自效^資之使不失^時禮^自不
能^償救^燬其券^家被^錄時^收者^至門^慶士^亟取^付錢
券^簿數^于帳^雜破^書故^紙焚^之及^鬼有^感

其義有來歸者處士謝曰吾荷朝廷鴻造之恩得全
性命復有先業子孫衣食於舊廬自有餘餘猶敢
望是哉人服其知足恒宗以善言勉勵後世孜孜然
懇至今夫猶誦之以為立言兄弟乘年友愛亦為臨
歿誠子孫毋分財異居迨今認所遺善命也
呼孟氏所謂一鄉之善士若處士者其人焉宣德元
年冬予謁告南歸繼來請曰先大父以辛苦立門戶
以積善遺子孫孝友施於家行義信于鄉然而五木
拱蔚湮昧弗著矣今弗圖曷以示將來雅先生是願
予素善繼且有姻嬖之好義事茲錄乃披其文而
為之銘俾刻之墓門之石以詔來者繼予志也
多聞踐履焉實鄉邑稱為端士克世其家者世曰

徐方之裔由遂而縣居三壩支葉齊蕃或揚于
廷或晦于野詩言禮立無弗闕者俾彼後士蚤克
亢宗惠施于鄉行飭庠躬其進也久貽謀良在繩
繩孫子食報未艾秋霜春露在鴈之原水懷先德
視此刻文

守默先生墓誌銘

嗚呼守默先生卒且十載矣其孤鏞以宣德己酉歲
春二月十八日葬先生於遂安縣之浯溪遵先命也
又明年鏞以謁選來京師過余泣曰先君子辱知先
生表厚卒賴先生之力歸葬然而墓石未刻無以昭
潛德而掩諸凶先生尚終始成之先君子有知庶無
憾於九京而不肖孤獨痛感思無時而已也言訖泣

可教行嗚呼五岳同忍銘吾先生耶永樂初先生以考
官預脩大典與余同館時闕中士大夫皆奉命者十
餘人日以詩酒接聯先生與余未嘗不與談數年上
丁內艱服闋以疾未起而先生適與我起年久別乍
見數甚後每見必飾餘下榻為旬月留或登臨眺覽
泛舟游泳夜則刻燭賦詩極觴詠之樂別有及取問
輒講歌勅已亥秋余起復詣 闕先生與予舞雩亭
上舉酒相頌懷然不釋乃率諸生往奉南行五里餘
至金溪橋而別明日復遣二生來臨書謝意云辛丑
春予在京師先生以會試考官徵至未入院先一夕
卒于會同館二月八日也予聞訃驚但即匍匐借一
二鄉友視殯殮尋以其柩附德舟南歸以舟鑄誌焉

墓銘為請嗚呼吾尚忍銘吾先生邪按狀先生
諱謹字文節廷林氏守默其別號也世為福閩官族
祖義父子明元福建監運司提舉母鄭氏先生生庚
子八月二十日少穎悟日誦數千言入庠序才名顯
出洪武丁卯以詩經魁鄉薦會試在乙榜歷政大器
寺以微過謫雲南踰十年復以明經薦起為蕪州府
學訓導被滿陞開化縣教諭至是卒年六十二配王
氏己亥十二月十二日生後先生六年卒宣德三年
七月十八日也合葬五歲于男一人即鏞今為上海
縣與史文三人皆適士族孫男若干人先生神情蕭
爽骨抱軒豁於經史百家之書無不究涉理趣融液
文瞻而雅早年記覽至老不怠每旦坐講堂進諸生

講經書以有空碍先生慙學傳一字不遺諸生被
其教成大器者甚眾去後思之亦不能忘與人交情
誼詣然酒邊對客談笑麴、雖趨歡洽而禮容弗惰
屢典文衡甄拔雋乂久憫至公臨事慷慨見義某為
嗚呼海內之士若先生者可謂卓然傑出者矣雖不
至大位以盡用其才而詩書之教及於人者不既厚
乎銘曰 蘇姓在閩曾郡之望早年脫穎秀出輩行
既魁鄉士將陟要階滇陽一斥利鋒久懷事起橫經
群士所仰權度人物弗替銖兩孰云致奇俾位不充
型範在人所護者豐遂陽之山涪溪之水爰有治命
亦既寧止我作銘華列于函壺馬鬣蒙、過者下車

徐母傅孺人墓誌銘

鄱陽徐慶義以名醫徵居太醫院遭母孺人喪將南
歸之制奉其鄉友刑部郎中賀某所為狀來求銘
拜且泣曰慶義踈違膝下二十餘年願以才德菲薄
不能致一寸祿以榮養吾親又不得朝夕承顏色
康其心志終天抱恨曷有紀極先生尚矜兩賜之銘
庶得以掩諸幽庶幾紓不肖孤之哀於萬一予僑寓
京師賴履義以安居無恙其惠深矣銘詎可辭按狀
孺人姓傅氏諱妙真父誠德以學行隱于鄉母慶氏
孺人生而靜專和柔以敏甫笄歲歸同郡徐孝恭孝
恭以儒業為盛世濟其美衛生之功郡有顯名而傅
氏亦敢尚行義二族瀝稱焉孺人既歸徐氏不及事
其舅而姑姜氏守節不渝國初詔以貞節旌其門

孺人順相夫子以孝事其親以誠奉祭祀以禮接賓
以義處宗族以慈畜幼賤閭閻之政一無不宜中
表稱之如出一口年八十八宣德辛亥六月十六日
卒子四長處仁壯歲沒于王事婦程氏年未二十
而寡孺人視之如愛女程誓不改節永樂中詔復
旌其門次即處義次處中湖州府醫學正次處誠太
學生女四皆適士族孫男八人女若干曾孫男若干
女若干孫人臨終顧語長孫公輔曰汝諸父皆在宦
途而汝獨守此大故我死慎毋作佛事以糜費金錢
惟謹汝宜待汝諸父歸舉而從爾祖於地下吾家
累世皆儒業於經書汝輩宜勉務積學種德以毋忝厥
祖吾其甘寢矣語訖竟奄然而逝處義歸將卜以其年

月日合葬之墓先人之墓云銘曰 無非無儀維婦
之則順承之政不出閭閻眉壽而康子孫蕃：大母
幼婦双節有赫孰云報施不由種德芝峯之原有松
有栢貞石埋碑永世無斃

蔡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公初字彥復姓蔡氏其先閩人唐末有諱名
者有詩名與方干友善避巢寇亂徙天台之黃山石梁
家焉八世孫允卿篤于友愛子孫數世聚居鄉邑義
之允卿生聖搏家嘉祐進士仕終越州守子善用蔭
通判婺州著家範五十條以訓子孫傳至曾孫全興
全洪門戶益振而義疏不衰兄弟子姪晨起會食堂
上接賓客諸經史大義應酬世事夜分乃退日以爲

常又再世曰鎮孫博通經史尤邃易學處士自曰大父也大父瑛事母至孝父光祥字均瑞別號蓮峯以學行稱于鄉母盧氏處士為兒時岐嶷不群少長出從鄉先生遊即知以力行為務故其與成於事親友兄弟交朋友周旋應接無不中禮而蓮峯與其仲子優游暇逸於田里間不知世務之紛糾人皆謂處士能盡孝友之道蓮峯心嘗謂處士曰吾家自八世祖啓同居之義下逮功總敦睦愈固不幸敗于兵燹繼述之責心常在茲浚源培本尔尚勉之蓮峯卒處士感其言與其仲氏盡出私室之積聚之公帑以少卒告于祠堂戒子孫毋分財異居又雜採禮書參酌古今度其可行者定為家儀於是田園歲入費出有經冠婚

大祭常用有則以至公私百瀆之費具有條貫守而行之可以持久鄉黨莫不嘆服永潔壬辰三月十六日卒年五十八冬十一月甲子墓里之徐寧山配馮氏有賢行先處士十四年卒于男四智樞智諱智諫智評智諫為郡辟生天仁餘皆有士行文一通潘從心孫男七人女三處士律已嚴待人恕介而不峻和而不流好善急義遺石不足故有以起鄉人敬愛而是非枉直衆就而取焉字神秀癸冠裳嚮脩日與朋舊虛觴宴集徧行竹林泉竹樹間其樂甚適也歿後二十年智樞以墓石未刻潛德且湮乃介其鄉先志考切尚書鄭李君茂弘以狀來求錄李君端介士也稱處士之善不置口且惜其不少見用而後於

特然則狀之所述非溢美矣嗚呼書稱君陳孝友以
成一家之政夫子許之若處士者殆庶幾焉銘何可
諱銘曰 唐之季世蒸家于閩避亂徙台厝後乃振
其振云何曰維孝友子孫則效可大可久發身黃甲
出刺大州朱轡皇蓋双旗七旒敦睦之風延及數世
庭無間言嚶齊年德山吏亦又故蓮峯是休前人之志
我思繼述乃訓乃諒乃告祖祢載蒐載葺示儀軌
在瀾方奔砥柱屹峙茫茫九京爰奠之起

大明故武德將軍世襲正千戶昌公墓誌銘

公諱才字其姓昌氏和州含山縣人也其先本姓晉
世居于外家遂從其姓為昌氏考諱重仕元為總

洪武甲午歲 天 天起和州公時歲三十以疏

步選為帳前朱鋒明年隨大軍渡江克采石太平參
拜御下安豐是年七月討偽漢陳慶之鄱陽大戰
廉郎山滅之次年復隨征江陵遂以宜興久之以功
授西安衛流官百戶尋改世襲洪武十六年從征遼
東二十一出塞北擒納哈出公皆在行還調寧波衛
未幾以疾謝事子隆代領其衆二十八年隆以功
陞授金鄉衛世襲正千戶欽賜誥命重贈武德將軍
潘氏贈宜人公亦陞秩視其子洪武辛亥十二月初
十日卒于金鄉年七十六配馬氏封宜人泗州六合
人先公五年卒壬午歲隆調守三衢遂奉公柩以
明年月日葬城東之團壚頭宜人馬氏祔焉子男一
人即隆女一人適某氏孫男五人盛茂榮華女三

大魯孫男五人女四人公為人雅厚敦實然較果敢
平居接人頗恣愛至於遇敵每奮不顧身爭先和
後當論功行賞之際退然不自矜警故終其身不
越顯熱事上取下勤而有信寬而能明人皆愛慕焉
宣德戊申予自京師告歸隆以歲末求銘且曰先
人以介直發身積勞汗血至有今日特傳之于孫
荷天祿稱墓木已拱而幽光未白寧無紀述以誌
者竊有願焉予弗獲辭乃撰狀存汝而為之銘曰
龍德應運風雲合翕從攀附翫起罔不有切拒
侯世選以力挺戈帳前一當百長江飛渡大鑿
鄱湖殲彼渠魁喋血摸胸塞征遘陣年僅百
戰曾經一侯莫就鐵衣雪白玉劍星文飲茲精銳

付之子孫奎光上燭覃恩下溥推榮錫封爰及父
祖國壚之阡檜松丸丸勒銘昭幽永世弗刊

存心汪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天序字以文姓汪氏號存心齋唐越公華之
裔子孫散處衢歙間族屬蕃衍故歷世多通顯曾太
父德載大父鉉父義繼敦行義為時名家毋吾氏先
生孝友天至恬澹寡欲居窮晏如也性穎悟好學通
諸子百家之言洞究陰陽五行之蘊參之以二氏之
奧體驗融釋咸有據依而無舛滯其徒從之游者得
其指授無不決定尤邃於醫自內經以下諸家論著互
有異同精粗畢詣而觀其會通咀駛漱潤巨細弗遺
年甫四十喪其配徐氏更不復娶元至正間隣近盜

起鈔掠鄉井先生之室為席卷畧無顧惜惟從群盜
丐取家乘其首雄素德先生戒其眾曰此人於我有
恩毋輕犯盡出其具伴自識持去先生曰第得善
他非敢望顧見帳下友接脚人十數輩將殺之因為
哀懇乞命咸得不死及至心入國朝而先生已老
遂無復仕進志乃自念人生天地間窮達固自有命
然卒無一善及人且負為士器用以醫行妙悟巧施
奇效響答鄉邑賴之救療無虛日先生未嘗以貧富
疏戚異其心風雨寒暑辭其勞至於人之報施與否
漠乎弗卹也洪武間予遊庠序時先生年且八十餘
長眉疎髯與雪鬢鬢而雙瞳炯然輔頰如丹識者謂
先生神完真願內有所養而然歲乙亥九月五日無

疾而卒年八十六其年六月日葬桃溪志望之衡徐氏
稱焉子男一人其先先生卒女二人咸通王族孫男
若干人曰某曰繼初曰某曾孫男若干女若干永樂
中繼初為縣學學官懼祖德弗耀無以垂示于孫乃
狀述其行實新文志墓上予謂先生盡格致之功於
物理之學而履行篤實性氣和平故能以其力之所
及者及人至老而不衰雖不得以功名顯著而其自
得而自信者過人遠矣不幾於有道者乎銘曰

弗斷弗利得天之全人用無札已用遐年沃若宰
木覆于高原仁者有後鴻慶斯縣

大明勅贈承直郎北京行部刑曹正事董公

墓誌銘

公諱福字子善其先元良氏曾大父阿撒本贈河西
提刑按察使大父阿朮佐元世祖定天下有大功為
左丞相燕大尉賜姓董氏江南平以都元帥提兵鎮
閩浙開闢于衢子孫遂家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國史有傳載其功蹟甚
詳夫人阿大的金育子十人以世勳補蔭悉為顯官
其第七子諱那懷通判常州路有惠政宜人古都的
金以元至治三年癸亥正月十日生公于常州公先
世以勳戚重臣位兼將相方當隆盛時群從諸父並
縮銀黃氣勢甚豪華震耀一世人無與比及公年壯見
元政日非痛自剗削修習厭謝驕縱折節遜讓輿物
無逆違天朝革命公本以擊鐘鼎食之家遭時

湯布衣蔬食帖然與鄰無雜處安之而無怨也且天
注孝友篤厚餘品簡靜寡默口未嘗言人過失二於
賙窮卹匱曾不計己之有無鄉黨親戚咸以長者稱
焉洪武初重定江南租賦聽民自實爭畔者至不啻
尺寸公先世多負郭腴田及散在他邑者毋慮百
頃畝至是悉推與人不敢其直有不忍欺者指其地
曰此董元帥府莊也官違公詰之則曰業已聽矣
矣人或不承則又曰家無券籍可稽安敢冒為己有
卒不取惟存居第十畝畝歲輸官租僅二斛故終其
身恬然安處不因於徭役所居舊宅嘗因初雖非
曩日之盛而竹樹卉木成亭臺榭猶有存者暇日與
親舊登臨觴詠悠然自適識者稱其達云洪武己丑

九月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七葬西文縣靖安鄉之
晚塘山配王氏出邑右族有賢行卒別葬晚塘山二
隴相望僅三百步子男二人曰定曰童孫男六女
三人曾孫男若干公嘗語定曰吾家世本朝諫而吾
實生長江南今汝輩幸際昌時得為中華士族以彼
服衣冠文物之盛一何幸哉乃遣定入郡學定服膺
庭訓砥礪有成永樂初由太學上舍生擢大理評事
治獄詳明人稱其恕被補遷行部刑曹主事洪熙改
元赦贈公官如定之秩王氏贈安人明年賜泉
幣遣歸燎祭墓上定願歸松楸江謂其子弟曰先人
墓木已拱而志石未刻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而荷
國寵哀光賁泉塚更失不圖異日何以示子孫乃以

其友太常孔君之狀求銘定其友之志不可辭銘
曰 惟董之先本兀良氏佐元世祖混一疆理割符
賜姓分閩授鐵手提重兵往靖閩浙衛城之西甲第
入雲門羅祭戟座揖貴賓違去物改昔是今非青門
為庶曩然布衣千金之產弊帚弗嘗富貴許畫杖然
自足乃生賢子顯融 大朝公在九原服此 寵褒
益塘之原松檟有苑列銘幽墟用煙祖德

盧慶士墓表

夫人居于一鄉行義足為人所信慕者固可以儀刑
其鄉俗矣是雖不得仕以行其志而於其所及者未
嘗無補正君子將不沒其善而書之所以教于其鄉
者也越人盧生立以明經居太學有才名試政將及

官而遭父喪乃手錄其父之行詣予拜且泣曰先人
 不仕而薦於行義顧不肖孤未能光昭願先生有以
 發其幽潛者歸將表諸墓以示子孫於不朽幸莫大
 焉辭之不得遂按狀慶士諱明字大亮父奇卿母金
 氏其先宋人也某世祖慶遷越之諸暨長其鄉元末
 慶士又自長亭遷訊川買田築室以奉其親母歿二
 弟幼慶士鞠成之繼母張氏生一子甫晬而父卒居
 喪盡禮二弟既長求分財異居慶士使各擇使利而
 獨養其繼母與二弟終身不取性質直自待待人一
 以誠焉故未嘗為非禮之事取非義之物鄉人有附
 錘二者歲久而忽之併索之他附者爭之不忿立
 將錘一以償而出然言慶士適聞之奔告之

嘗附我二千貫若忘之邪即出還之其故封猶在而
二家之爭遂息吳中有賈人與慶士貿遷而多予價
千緡賈各持去慶士察知之復往告曰尔三人共居
貨而用價多千緡既不知所出必互相疑疑則必忿
忿則必爭而致訟豈不由此爾今雖志未利亦豈無
義邪遂歸其餘緡三人者初不知其由驚謝而去歲
大旱苗盡稿有田居慶士田上流者水獨溢而溝塍
不固水暗入慶士田而不覺家僮利之慶士曰爾彼
以澤我則我禁而彼悴獨何心哉僮曰非我為之彼
固然尔慶士嘆曰見而不治咎將焉歸命固禁之勿
踐其怨而不欺類如此里有隱者素猶介嘗迫于官
府計無從出將赴火自裁慶士力為解紛遂得免隱

者德之終身相好如兄弟見人急難圖之贈之惟恐
後居一里之長與人辯析是非未嘗有纖芥偏倚以
自私故人無不允服性喜飲酒雅好賓客盃酌愈深
而禮容益慎蓋所謂德將者也配曹氏子男五八長
友次常次拳次即立次全孫男十五人女二人宣德
癸丑八月二十一日卒年八十二其年月日葬縣之
觀谷山為表其墓曰是惟盧處士墓勿欺其心無惡
於志雖不得仕而施而自信者矣嗚呼將所積以
遺其子孫者必有餘裕矣

潘子文墓碣銘

開化縣學宮之傍亡友潘子文之居在焉子文為人
脩潔整飭言溫而氣和讀書号大義深交賢士大夫

恭而有禮。喜與掃。既其庭戶。晏然不與塵垢雜。廳堂
間布几。悉列圖書。琴煙霏霏。旦夕弗斷。賓客至。正冠
衣。出遠茗。屢迭獻。清談。疊人皆謂子文雖市居。而
有幽隱氣。子文遊縣庠。時年二十餘。子文然而立。與
予相好。如兄弟。每讀書。休倦。輒信步者。予文以為常。
子文無厭勸。意時復具酒饌。邀一二知友。酣觴竟日。
時先師非齋。何先生雲旂。張先生年皆八十餘。德望
冠一郡。俯接子文。如行輩。二先生去後。而守默。林先
生繼至。與子文通家。往來如姻戚。蓋深其忠厚。謹飭
也。子文平居。不殖貨。不營賈。僭事足迹。未嘗履公府。
而日用之間。從容逸裕。二親年高。能順事。以悅其心。
友其弟。至老而愛不棄。處宗族姻戚。間皆有恩義。交

朋友必信必誠中表之子弟有好學向善者獎掖之
不啻若己出或習於流蕩切切戒厲之頃其與善人
有急必期之里有爭訟公其是非反覆解喻人多信
服焉潘之族居開化者支系甚衆唐末乱有諱其者
集義化僉障鄉并號巖心由岩將以下若干世代有
聞者自是父祀大父某考福考皆弗仕母徐氏于文
諱初生元泰癸卯七月十一日大明永樂癸卯六月
八日辛年六十一宣德丁未十二月某日塋溪東永
善里鄭宗氏諱其前刑部主事徵江府通判宋珙之
姑賢於內助故于文得優游於中歲先十八年卒永
樂丙戌十月八日也年四十一與于文合葬焉繼室
楊氏子男曰入長真同次大有次旭次彥序為其弟皆

後文一人適汪璿皆出於宋氏孫男十六人女若干
先是己亥秋予服闋來京師與于文樞別於舞臺序
上于文謂予曰僕獲見先生他年深歸當遠遊於金
陵之上後八年予承 恩南還而于文歿已四年矣
登其堂諸子出拜感念曷替昔悲愴不已宣德辛亥旭
由邑庠生貢禮部試中式升于太學三年例得歸拜
丘墓過予拜且泣曰仁父辱厚先生旭藏于心臆歷
歷如昨日思欲發其潛德以示子孫歟來世先生尚
始終之子及見旭較慰時最為于文所鍾愛予每勉
令向學今登俊胄子 雖有日而于文不及見矣嗚
呼人有孝弟忠信之行雖不交其人不知識其子孫君
子尚不忍其泯而無聞况相知若于文有子如旭者

武為之銘曰 永吉里山巖 水駭 閩山有千百
撰裕而孫與子俾毋忘其始緝慶未已

黃珪母周孺人

宣德八年 詔曰 民年三十已上果有文學才行卓
然出眾者有司以禮敦遣於是吳興黃珪應 詔來
京師待官于吏部子偶識之見其氣象和雅而又好
學攻文遂教相往來一日過予謁而告曰 珪不孝罪
逆母氏早棄大人以微官居外珪兄弟俱未能立故
吾母之殯久在淺土未克歸從先塋茲兄弟謀以今
歲某月日遷柩烏程錢山之祖塋念惟深恩莫報若
又從而泯其懿德則終天之痛深矣深切先生誤辱
愛珪度必見閱謹用手錄吾母事長慈幼處身治家

人各以託不朽惟先生獨之因拜拜敬敬出涕予
不得辭按扶孺人姓周氏諱貞字其先世亦人宋南
陽居吳江之朴隱世以耕讀為業遂為積善之家父
公諒母朱氏孺人生而柔靜不煩燥訓允蹈閭儀家
毋特鍾愛之及笄擇配得同邑黃君貞曾年十六歸
于黃氏入門及笄其姑性端嚴孺人旦御沐入寢
室柔声温藉肥甘輕暖時節順適姑嘗患肺氣壅逆
卧不帖席孺人侍湯藥後先扶持晝夜不離側姑心
安焉疾間謂人曰自吾有新婦吾心未嘗一日不樂
由是宗族皆知其孝黃氏祖甲一鄉為賦長丁歲大
侵貧民逋負以千百斛官督長足賦額榜掠不少追
孺人盡傾其家時僅篋篋直數百金以償姑懼傷其心

齋、不潔、人進曰舍此可以得生有生不患無財
用矣畧無難色姑懷為之釋然平居佐君子主內政
惟衣服飲食祭祀賓客皆身任其勞未嘗委之御者
撫諸子慈而知訓接宗姻和而中節匱乏者有所假
貸惟恐弗厭其欲三族藪之年三十七而卒未嘗羊
卯某月某日也姑痛甚撫其柩號曰天奪吾孝女老
將時依聞者皆為洒泣于男五長與次璉次即玘次
玘次璉女二其某刘芳其婿也孫男一曰岑嗚呼吾
嘗觀古之賢母又多由其有子而後善益顯若玘之
終也顧將有所待也夫銘曰 兒無母憐身孰生母
無兒賢善孰徵於玘也尚觀厥成

龍山鄉有隱居好善之士曰汪君景陽卒董里
之乾溪長岡其孤順寧俱無以暴白潛德示子孫於
不朽比來京師求予誌其墓予少時識景陽頗稔
景陽為人陷厚淳篤接人溫、有禮富甲里中凡輸
役于官嘗先鄉民官亦深其惠甚解委託每昇率眾
集事景陽殫力為倡仍戒飭諸子毋事剝削寧捐已
以徇細民之無告者故每事先集而下無怨尤鄉里
稱為長者平居孝奉二親友愛昆弟輯睦鄰里無
乖違調窮恤匱恒若不足晚年為耆民於鄉鄉人視
以為平是非任直遇輒諷理無有倒植及卒鄉人無
不嗟悼若失所憑依焉汪氏系出唐越公華之後子
孫散居三衢新安者且多而龍山之族亦蕃景陽諱

泰大父昌甫父子成皆積德不仕配程氏子男四長
順寧次安寧次文寧先卒次暨寧孫男三人女三人
永樂戊戌二月廿一日卒年五十四葬之日明年冬
十二月某日也於盛一鄉之有老成薦厚之人其
言行足以服衆則可以維持一鄉之風俗使不致於
潰敗老幼強弱各得其所於王政豈無少助而景陽
今則亡矣銘曰維情越公以衆歸唐至今為神血
食其方子孫衆多散處徧嶽麓山之汪實其枝葉繁
世積善至于景陽什什百長崗之原乾溪之壑渠之馬
不培克予視景陽什什百長崗之原乾溪之壑渠之馬
賢苑之松檟有昭銘文可以示信子孫之賢當視為訓

覺非為文集卷之二十三

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武陽黃導選編

蜀府經善吉文 勅修校正

傳

三友圖傳

太原主人之門有不速之賓三曰秦封大夫其園外
史索喚君素相善號曰三友夫性挺特有聳壑昂
霄之志蒼髯戟張膚理鐵石外史襟度蕭灑虛心有
節槩喜吟風弄月索喚君則丰韻潔脩瓊瑤玉佩曼
然不與氛垢雜每相謂曰世俗之交染附燕五三人
獨傲寒世俗之交易於變態五三人未嘗改色世俗
之交喜繁華吾三人獨甘澹泊傲寒則貞不改色則

能故甘澹泊則有守貞則不渝能敬則不慢有守則
不濫輔仁之道盡矣太原主人聞之瞿然駭曰吾方
求諸人不若求諸三物之為愈也乃圖其像而裱交
焉覺非生曰孟軻氏論友謂求之一鄉以至於一國
以至於天下以至於古之人未聞求之物也求之於
物殆亦不足於人焉尔乎

夏氏賢母傳

天台夏氏有賢母曰李氏太夫人諱某字淑宜五峰
先生弟霄峯孫女也考曰仲震傳學有大才自幼好
五季虞辭徵辟 國初起為海寧山陰兩邑校尉以
經術梁淵後進刑憲端整士經造就率為良器夫夫
人自青年及笄薰融禮教衆聞闡儀婉婉之性凝然

天成母亡念同母弟妹四人嫠之在孩太夫人追痛無及勸力鞠養柔以能訓幼聯滌滌內外完好迄于婚嫁無怠其始年若干以父命歸于夏氏松谷處士諱其惟友事舅氏年已老其期管先意順適以致其樂舅氏喜嘗謂人曰晚年得新婦惟一孝女內順助松谷君祇承禴祀酬酢賓友潔修豐腴咸中禮節學養諸子悉不弛教長子迪甫八歲即命遠出從鄉先生遊姻黨難其涉遠太夫人曰古人有為子三徙居者姑息之念一起無復望其成卒遣之松谷君卒迪為士由鄉舉入太學踰年官大理有能聲一時太夫人貽書勉之曰吾聞陰鳴可以裕後况操入死生柄可不懼耶歷言古入治獄陰德之報毋為苛刻殘忍其

言諄復剴切迪遵奉教戒兢兢自又以顯融永業
初由吏部文選郎中起遷河南左叅政得告歸覲拜
太夫人於堂下奉觴上壽太夫人悲喜交并願謂迪
曰汝荷朝廷厚恩曳緋橫金以歸榮其親獨恨汝
父不及見耳因泣下襟襟迪亦泣良久復曰汝以一
介書生一旦至此皆汝祖汝父積以遺汝當慎自
奉持以無忝祖父幸矣居數日即遣行迪重違膝下
悲不自勝太夫人厲声曰大丈夫以忠為孝尚有許
國而忘其親者果能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莫大焉
何致作兒女悲耶後迪由河南調四州叅政所至懸
著政績声誉藉甚入咸謂得賢母之教先是松谷沒
時太夫人哀毀幾殞致喪三年非喪事足不置聞

絕口不御酒肉後經疾病甚家人懼其憊且不起更
具肉糜進之輒麾去不食曰吾志已定不可轉也
家人懇諭以母傷生太夫人曰未亡人待死耳何
傷乎遂不食後亦無恙訖食終其身 贊曰漢史稱
雋不疑為京兆尹當錄因從母必問有所平反話哉
何人即多所平反其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
為不食後不疑為良吏而母之名稱之至今嗚呼此
特一事之善尔視夏氏母之賢行曾何多哉矧叅政
君之立光位望茂隆於昌時者尚未艾也是必有以
大其光昭著矣

清隱處士傳

清隱處士宋宗室也家于毗陵學喪其名敏善其宗

而清隱其別號也考曰彥跡甫慶士生甫醉未能言
一夕寇奄至家人急奔官攜之不及墜于床寇席卷
其室欲且不覺舉刃向之一徒從後掣其肘叱曰嬰
尻何辜賊投刃于地寇退家人返度必遇害自牖瞰
其室見慶士雙瞳炯炯坐林上以嬉父母駭異直前
執持之泣曰吾現大難不死他日必有以興吾門及
長而卓犖有立元末江南大亂歟歟角張旂孫甫乃
挈家避兵于姑蘇居數歲事稍定家人安之丘重遷
慶士白其父曰此中信美非吾土也先墓在毘陵父
失全除芻豢且不禁更數歲鞠為荒墟矣心膂所係
若之何弗歸遂父子相視以泣即日儻舟還毘陵
天朝已削平僭偽景運一新民皆安土樂業慶士

乃以父命後其對父彥誠甫居城南之懷德鄉因舊
田廬增而葺之益脩其子職弗懈有司再辟賢良皆
不就布衣蔬食蠶、自足天性篤厚倫邑先是避兵
居吳時仲兄嘗陷賊中處士冒鋒鏑竊負以歸伯兄
死于戍念至輒泣下鞠其遺孤成立而愛不棄鄉人
信服其行義慕而則效焉年六十七以壽終子五人
璘璵璠璿璠舉明經典教儒學大臣薦其才行曰
拜國子司業餘皆為士太史公曰予旦望登朝每見
少司成公敬慎威儀未嘗妄言笑出入進止不越尺
寸心竊慕之蓋梁得天下之英才思以育教也及觀
世德錄而知其緒遠矣處士以緇癯脫虎口若有神
物呵護之者長而脩諸躬者又若是宜大有所振發

而竟隱約以終嗚呼天之於善人待其定而求之夫豈有儲哉

槐堂朴叟傳

槐堂樸叟居吉水富溪之上以其上世嘗有植槐故事堂因以名堂之上下不藻不斷墜墜以堊為樸居大布幅巾服之禰身為樸衣一飽隨遇所求毋固為樸食讀古聖賢書體驗於身心思利於行為樸學每出語必直而信簡而不支為樸言日課儻奴深咍易搗以自食其力為樸業驕肆巧詆邪詖險譎之念不萌于心為樸行於是居樸之居衣樸之衣食樸之食學樸之學言樸之言業樸業行樸行而自號朴叟豈然自信其為朴也或有非之者造而言曰固矣哉

叟之不能與時推移也此物出於太古至中古漸漓而散於今則漸且盡矣今之所謂得志者居高堂大厦御錦衣玉食詭詞麗藻以售其術巧言辯給以媚於世急於射利則棄本而逐末攻於用術必捭闔而操縱若是以游於世猶慮不得以行其志而叟欲以厚原之世矯當今之俗吾知其鑿枘異投不可行也必矣叟曰吾性好朴而不喜華非有所矯也順吾性而已是故順吾性視居之華不若吾樸者之安衣食之華不若吾朴者之稱身而適口學之華不若吾朴者之初於日用言之華不若吾朴者之信而可復業之華不若吾朴者之力本而弗僥行之華不若吾朴者之守約而不失故吾樂於去彼而取此也吾何矯

乎哉順吾性而已又烏知方今之世無太古之民哉
不可以子言而盡誣世之人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
為謀吾與子各行其志也已矣子亟去毋溷我或人
祖而退叟乃曳藜杖踞獨行于槐堂之下憇陰以
休舉杖扣瓦缶而歌曰我農逸兮大素斷兮混沌
擊考疇可託兮無棟葛天之民如可作兮吾將申吾
之約兮于胥以淦兮三衢金日朴叟之于位為秋
官尚書郎嘗為子言其上幾世為於好善不顧利害
以徇人之急壽皆八九十歲夫婦偕老蓋作善之報
也朴叟行年七十筋力康強而務德弗懈每貽書其
子丁寧告誡大抵不欲其為似是而實非之行若孔
子孟氏所謂鄉原者噫非真朴者不能出此語奈何

負於安哉

程孝子傳

程孝子者開化馬金人也幼穎悟好學涉聞經史要義而精於陰陽地理之說遠近尊信之自為孩提時嬉二親膝下即知曲盡承顏以悅其心志既長誦服勞奉養而事其兄尤恭順一門之內愉、如也父嘗病劇孝子籲天求代終果得延壽永樂丙申母疾復危殆百計弗療乃無所求因思古人至情迫切亦有割肝剝胎者不亦顯之乃齋沐衣禱于玉霄宮置刀案上聽命于神頃刻出血刀非為動忽罡風滅炬孝子引刀刺其心痛者三刀墮地血滂然流孝子亦仆絕良久乃甦而受刃處痛稍定刀上見紫血一綫

長寸餘大如華葉燭視之所必持歸藥館病以進毋
絕粒弥旬是時病愈之畧盡時醫者鄭氏久止
其家是夕夢有車音自空中下已起視疾六脉
頰平醫乃悟願謂孝子曰尔母病當得神醫料不藥
而廖夫子不致以福功已而果然後六年母復避疾
數割股以進弟亦書畫持衣不解帶髮形于色一
夕假寐忽夢至上清宮天師府旦即辭母往上清距
家五百餘里晝夜無道徒行尺盡所嘗路逢猛虎遠
趨入深莽中若有驅之者夜投弋陽遂逐主人未三
鼓聞人喚起急行出視無所見主人止之曰山深路
惡須明就道孝子不聽被髮跣足一行一拜至府輸
悃受雲篆衣輦以歸未抵家先一夕又夢母坐棗樹

上蒙棘中乃以刀所去棘抱母下樹得棗實一斗許
明日見母其白其故母曰自兒去後吾病弱減惟水
腫未全消尔即以所得符篆如其教薰服之不效日
諸疾脫然後康強十餘載年八十無疾而終孝子執
喪過哀塗祭無違禮刻木肖二親像龕奉于祠堂出
告反面若事存焉鄉黨父老皆以為難宣德中有司
辟其行能為江淞帥閭掾敬慎以從事三司之長莫
弗賢之兒性存為河南某縣丞以疾告歸兄弟遇于
武林甚懽居數日疾作而死孝子悲痛號絕不能
生匍匐扶柩歸葬先人墓次而無其遺孤愈於已之
子人益重之程氏系出梁忠壯公玄修後實為江東
望族某世祖幼孤鞠于外戚而養其姪至孝子兄弟

始復孝子名其宇其鄉人稱之為孝子云贊曰孔門
弟子問孝聖人告之各各不同然皆易知易行非有
驚世駭俗之事此所以為中庸過中而不經不可以
為訓矣若天孝子之事惟其愛親之心切迫且將不
顧其軀過中而不經矣暇計哉所以卒能得其願欲
者天實為之非偶然也夫以匹夫匹婦一念之誠猶
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况孝弟之至哉予故表而出之
使世之途人其親者見之中心達於面目庶幾興起
其一本之性不致於終泯焉耳

程公琬傳

程琬字公琬，衢之常山人。少聰穎，自為童時讀書，詠
過目輒成。誦甫弱冠，吳燿為常山丞，見而器之。

方編次其先公草履先生所著文集將板行于世
致善書者數人公琬與焉甫竟事會 朝廷方脩永

樂大典徵四方文學攻筆札者雋即以公琬應 詔

來京師入中秘閣預纂脩之列公琬年甚少而有大

志既日接縉紳先生獲聞其緒論而又廣交四方英

雋之士沈浸乎文藝之苑播芳激腴日富所獲四年

脩 中宮勸善書成以功授豐城貳尹豐城江右劇

邑先是作縣者皆屈於慾不能振起豪右習易之公

琬始至官人見其年少且初仕恬然循故習略弗為

意公琬噤不置崖角若不事事者居數月庶知其底

蘊乃大振作取其由無良者痛繩之以法不少假借

群黨始而譁公琬力遂弗以懼中乃大沮久則性然

順賴是是非非開肝膽相照民大悅服藩臬部使者
 每舉其名以激旁郡之怯懦者郡吏至縣不敢受賕
 衛卒勾軍者闖其境聞丞在輒揚去居數歲以憂解
 官民遠送墳道至於西泣行李蕭然惟圖籍數十百
 卷而已服闋至京陳時政數十事多見舉行大司空
 愛其才留冬官數歲 仁宗即位擢中書舍人掌外
 制九載致績陞兵部職方主事會 朝廷方清理軍
 伍四方就辨者填集司馬門公琬實蒞其事疏剔私
 委以決去就務厭人心同官服其精敏正統二年七
 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二明年春于慶扶柩
 南還塋里之先塋之次公琬倜儻好義善與人交和
 平流恭而有禮美丰儀善辭令一時達官貴戚莫

非與之游博學善屬文尤長於歌詩援筆立成而韻
度流麗其於書翰亦如之贊曰程之先出自廣平
有東西祖其居新安者族最盛皆本梁忠壯公靈洗
常山之程亦其胤也予自弱冠學于長源王氏王與
程為世姪故公琬之群從父名至多識之皆文雅好
善而公琬尤秀發歷官三十年所至舉其臧器不究
用而竟止於是可悼也夫予與公琬同鄉里交相好
其歿也予哭之哀慶之南歸也詞林縉紳咸有紀述
予知公琬者也復為之傳俾附于家乘之後以備不
備云耳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吳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紘校正

講義

孟軻去齊

臣嘗謂天生出類之才可以大有為於當世者無慮其無可為之時時可矣又慮其無可為之勢不可矣而尤慮其無可以有為之君備是三者而卒莫能為此千載之下所以扼腕而增慨也臣於孟子之去齊不能無感焉何則周之季世王者不作民之類類於虐政至是極矣於斯時也有能發政施仁以拯民於塗炭之中譬之飢之易食渴者之易飲也而

可謂有其時矣。况齊國之天地方十里，鳴鶴於天，翔聞達乎四境，制其田里，使之樹畜，因其不飢不寒，教以孝弟忠信。王政之行，復何難哉！可謂有其勢矣。况宣王以羊腸牛之心，隨感而發，見因而擴，允之是以保民，而及物好貨好色之疾，直言而無隱，因而闢導之。足以背惡而遷善，以當時諸侯較之，庶幾可以有為矣。奈何仁義之言未入其耳，而功利之說先中其心，遂致以權謀為上，賢目王道為迂濶，可勝嘆哉！意世人抱一藝之長，尚思有以自効，况聖賢之心，以堯舜其君民為己任者乎？觀其三宿而後出書，是豈無心於當世者？浩然而歸，蓋有不得已焉。爾綱目於其至魏而特書之，深有望於魏也。及魏不能用而又書。

自魏適齊豈無以之者乎是書去齊矣果復何望哉
雖然孔子自魯而居齊而六經之道明孟子退自齊
梁而七篇之書著而六經之道不得見用於當時足以
垂教於萬世後之人而有志於行王道者舍孟子之
言復何以哉

張儀復自齊

臣謹按史稱蘇秦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學縱橫捭
闔之術以干諸侯陰修怪誕險鑿峭薄讀其書足以
壞大心術行其道足以禍人國家觀張儀出入秦魏
間為相數歲其欲縱魏益秦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今
年入上郡明年取曲沃腹指氣使如弄嬰塊以今觀
之亦不難見而當時諸侯不悟其詐何哉蓋其善以

利害眩人使之忘其所守是以舉世方高其銜且爭趨慕效之有甚其非者譬之羣飲舉席沉酒者視而莫知為醉惟獨醒者然後知之是故景春以大丈夫稱之而孟軻氏方斥其為妾婦之道軻當世之獨醒者歟後之英君誼辟法古為治者火其書逐其人俾聖人之道光明正大而入知道從其有不比隆於三代者乎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臣聞君子之行已也其去就以義進退以禮富貴不能動其心威武不能撓其節故雖萬鍾可辭白刃不顧是蓋知夫義重於生禮重於食者也苟見道不明錢履不熟而欲以虛名矣魏為之屬辱乎其難矣哉

世稱田文好賢下士聽言從善為戰國賢公子時人
爭慕之觀其相秦之後而是非白矣夫秦以虎狼之
心懷併吞諸侯之志而齊方約韓魏燕趙之君今日
合從以拒之明日連橫以事之或興師焉或割地焉
彷徨反覆莫知適從而文以敵國羈旅之臣一旦入
其朝居相位寧能保其無危辱之禍哉且文與齊親
則族屬分則世臣當秦之請也告於齊君不往可也
及其入秦也辭於秦君不仕可也二者俱不得焉則
潔身俟命而已不是之圖而頽首帖耳聽命不暇及
身為羈囚方且乞命孽妾以雞鳴狗盜之術僅脫身
於虎口豈君子立身行己之道哉綱目於其相秦特
書田文而係之齊者明其不當去齊也及其逃歸不

書秦丞相而止書田文不予其相秦也迹者匹夫之
事而文以貴國公子甘心為之辱亦甚矣

秦自立為西帝遣使立齊為東帝已而皆罷
之

臣謹按周有天下衆建諸侯以藩屏王室制為朝聘
會同之節而慎操刑賞之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
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東遷之後綱紀散流及
戰國斷喪盡矣秦且以西戎之伯僭而稱公又僭而
稱王猶以為未足而又稱帝焉自帝極矣而又帝齊
焉方是時秦之志欲東取韓魏北窺燕趙南併楚而
併齊之強故啗之以東帝美名欲藉其力以並圖五
國三國既平齊猶執上肉尔夫豈難見哉齊君苟明

遂順之理請天子命連五國之兵以伐之薛嚴義正足以摧其汰心霄敵將見天下之人莫不殫寇相慶不猶愈於聽蘇代之謀懷猶豫之心欲以坐觀成敗者乎後雖知其無益而自止而原心之誅不可追也噫木蠹而竭中草腐而螢飛理之自然也使周之子孫皆能守先王之法以自強為治諸侯雖大何畏焉自五等之爵錫於三晉九伐之法昧於田和天下之無三非一日矣尚何怪秦之自帝哉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臣謹按藺相如使秦全璧歸趙時人謂其氣蓋一世或多以勇智稱之臣竊以為未也智者以小事夫弱事強非以求媚所以保其社稷民人也

弱而秦強趙有盛秦欲之雖不登城與之不足惜也
柔何行詐給之術以誦不測之危哉回輒因而激秦
之怒舉兵東向趙之所夜豈無聖哉昔者太王居邠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堯乃委而去之
君子不以大王為怯而聽之至今誠以室物非有固
者所重也胡如欲碎璧於柱以圖暴秦得非輕用其
勇歟雖然觀其位在庶將軍右而能歷身忍恥以先
國家之計俾函關之甲不敵加於邯鄲相如亦豈可
輕議為哉

秦以范雎為客卿

巨謹觀小人之處已其未遇也能忍汚辱以自免及
其既遇也必先去其所忌以自恣故雖僇傳成切致

其顯榮亦君子之所恥而不道者也觀范雎之困於
魏齊人不堪其辱而唯獨能全性命於瀕死之際及
其竊載歸秦揣摩翁張以堅人君之心陰探逆料以
間息者之寵指揮秦君頓陪侯國盡夫拍唇鼓舌之
技售其遠交近攻之策快恩讎於目前享富貴於隆
極向折脅指齒之時一憤而斃則終為廁下之鬼歸
秦之後太后之權未去穰侯之寵不衰睢固一說客
尔烏能顯身若是我故曰其未遇也能忍污辱以自
免既遇也必去其所忌以自恣其以此歟雖然睢之
所為邪巧辨詐固無足取然而一聞蔡澤之言卒知
以滿盈為戒幡然遠引以自脫於虎口之秦其視蘇
秦商鞅之流功成不退以取僂辱者斯為愈矣是亦

彼善於此者乎

秦丞相范雎免

臣聞古之君子之事其君去就用舍皆合乎義之
不倖進以濟私不苟全以避患是故功施當時而令
聞長世周襄至於戰國強暴侵陵者非一君而秦為
甚讒誑辨詐者非一臣而范雎為甚上以此求之下
以此應之陰謀秘計若虞綏張一發而貶太后逐穰
侯再發而穆魏齊債白起敵國斂手群下側目雎於
此時恩已酬矣仇已報矣其心已快足矣及乎安
喪師王稽坐反昭王臨朝而嘆君臣之間恣隙已萌
雎即謝病引去雖能免於慘辱亦徒倖尔豈明哲保
身之所致哉嗟夫以成湯文武為君而有伊傅周召

以秦為君而有范雎商周之祚延數百年而秦止矣
二世仁不仁之效昭昭矣可不鑒哉

秦滅齊

惟謹按秦自范雎建遠交近攻之策齊不受秦兵者
四十餘年夫以秦之強暴蚕食諸侯其不加兵於齊
者宜其情哉特以五國為之藩屏爾齊不悟而與秦
合坐視五國之亡而不救五國既亡齊安得獨存哉
嗟乎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亦何畏於秦邪而使
五國未亡誠能以信義相結并力西向秦將自救之
不暇及其既亡苟能因三晉鄆郢大夫借秦之心各
罪以救萬之衆使之收撫舊民則晉楚之壤一戰可
復齊何緩山東而朝諸侯矣惜乎王建庸闇討不出

聖武讒言而不悟忽大計而不行秦兵猝至臨函而
松栢之歌繼起宜哉

遣將軍蒙恬將兵伐匈奴

臣謹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求之
則安之又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
也蓋先王之於夷狄亦惟順撫之而已耳是故禹敷
格於文德誕敷之日而越裳氏朝于禮樂制禘之皆
比自慕義感化而來豈有威力以強致之哉秦始皇以
力兼諸侯自謂無敵於天下棄滅先王禮法以自用
而又感於方士之言窮兵黷武以逞其強暴孰知勝
廣之徒一乘其弊而咸陽為之不守秦之強果足恃
乎後之君天下者因孔子之言監秦之失將脩德以

縱使四夷則海內一視同仁而可與虞周比隆矣
八月魏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

臣謹按秦并天下以暴虐重困其民海內黔首無生
全之路陳勝吳廣囚人心之渙散一起而靡之呼吸
之間遠近響應秦以累世之強百二山河之固舉若
振竊何哉蓋好生惡死人情所同方其爭競長吏以
相應者無非欲離塗炭之苦以求休息於衽席之上
使勝等果有伐罪弔民之心是即湯武之師也張耳
陳餘亦稍識事機者其上謂軍門豈無意乎奈何勝
之庸鄙知不及此得一州之衆即偃然自王而徇地
諸將又多以讒毀被誅四海豪傑知其不足以為
也於是張耳陳餘幡然改圖遂使武臣擁眾而稱

孤韓廣掠燕地以自王田僭魏咎之徒相繼蓬起不
數月間各就誅滅宜矣方是時也漢高以泗上亭長提
三尺劍起豐沛其強弱之勢視勝廣武臣輩殆相什
百而千萬焉然而寬仁愛人好謀能聽雖日不暇給
而其施設大畧已恢恢乎帝王之業矣意能一天下
者豈不有其道哉

下李斯吏

臣謹按皋陶之贊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
無教逸欲有邦蓋欲其君於用刑則慎於圖治則勤
故能弼成有虞之盛治而垂光於無窮李斯勸胡
亥行督責之術以天下自適詆非堯禹勞形苦神以
徇百姓為黔首之役胡亥信之酷法以殘下寧安以

縱欲行之未幾遂至夷滅為天下笑夫以秦之暴胡
亥之愚固無足議者斯從首卿學帝王之術而卒以
此禍天下豈不由其師學術不醇有以致之歟意治
不師古秦既不能保其國學不師古斯亦不能保其
身然則人君之為治士之為學盍亦各所擇哉

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

臣謹按古之為將者擢之間伍之中加之三軍之上
恩未有以結其心威不足以一其志賞罰號令必嚴
以申之信以行之然後可以厭服人心而共舉大事
否則渙散崩潰莫適為主不至於僨事者諒希是故
司馬穰苴初舉相齊而戮景公之寵臣孫武子試用
於吳而斬闔廬之愛妾用是道也彭越以草澤漁者

素未嘗有恩威加於其衆一旦雅以為首奇不嚴張
令信賞罰以齊其不齊則烏合之衆朝聚而夕散越
欲求身免將不可得况率而用之哉惟其如是故戮
一入而于萬人懼卒能於群雄角逐之際擇其主而
事以成大功其亦知為將之道矣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

臣聞先王之有天下培植基本安固人心皆有法度
不急功以殫其力不行詐以惑其志所以勞來匡直
之者無非保養以望其成是故欲人知親親尊瞻之
道則為之封建以示其公欲人知養生送死之節則
為之井田以資其用有詩書學校以明其善然後知
孝弟忠信之行有法制禁令以一其志然後無閭暴

後陵之危聖聖相承率由此道是故以之守成而民
克懷以之革命而民不亂何哉厥危梁豫人心所同
也秦則不然以詐力得之復以詐力守之欲權之獨
運於上則為之罷封建欲人之兼并於下則為之廢
井田焚滅經籍以愚天下之人嚴刑峻法以箝天下
之口先王忠厚之意靡有不遺乃以三皇不足尚五
帝不足法用其私智可以傳之萬世而無虞不知驪
山之土未乾而咸陽之炬已烈素車白馬周旋於輶
道之旁而七廟不能血食矣以漢高之寬仁收其衆
而撫之法其霄壤跡為冷風關中之民惟恐其王秦
之不速是與湯武除殘去暴之心何以異哉惜其不
能盡反先王之政而雜以伯術故漢之治終於漢而

匹耳後之人君有志於先王之治當先求其為治之法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臣聞自古創業之君應運而起必有不世之人象出而輔之以共成大功高帝之興得蕭何於沛得張良於韓及項羽負懷王之約封之南鄭帝怒欲攻羽何勸其王漢中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良說其旋絕所過棧道以示羽無東意帝用其言卒有天下方是時楚之強百倍於漢使不勝其憤起而攻之是猶驅群羊以格猛獸豈能敵哉羽之困於烏江亭長艤艇以待亦蕭何之謀爾使羽信其言以懷集江東猶可為也乃甘自引決以蹈夫匹夫之勇視高祖為何如哉故

曰能誠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
惟高祖能之

漢以陳平為漢軍中將

臣聞人君之用人如匠之用木取雅與長而已不天
下擾攘之日宜延攬英雄以圖大業先不可輕於棄
人也蠱氏之失鹿群起而逐之東無名者推劉項
尔世之豪傑孰不思自奮於雲龍風虎之會然亦欲
擇其主而歸之彼項氏之陰狠猜忌固不可與有為
也可與有為者非竒達大度之漢高將誰是耶是故
樊噲起自屠狗而爵為亞將韓信朝為王而食之夫而
莫能大將軍印高祖之知人善任使如也而有抱負
奇才者陳平者竒能也久居於楚乎矣今日歸漢

而明日參乘護軍讒言愈多寵信愈固漢之有天下
而平之功居多焉觀高祖嘗謂其智有餘而難獨任
又非不知平之為人亦惟取其長而用之耳書曰與
人不求備又曰知人則哲高祖庶幾於焉

社稷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

臣謹按高帝與項籍共起而亡秦籍恃其強暴打辱
帝者屢矣詎於鴻門封之南鄭既又敗之睢水之上
關頭暗會無寧歲自常情處之救死扶傷之不暇
復能從容經國為長久之計哉帝則不然方取捨散
亡之卒於創痛之餘轉輸餽餉惟恐不給乃命蕭何
於關中立宗廟社稷以享百神祖考可謂知所先務

美易萃渙之卦辭皆曰王假有廟蓋謂王者當人心
永一之時其德集維持之道必先建宗廟使天下知
所歸向高帝不事詩書安知此義良由恢廓大度有
帝王之畧故其設施自有脗合者不然以布衣基于
孫四百年之業果偶然歟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臣嘗謂人君當開基創業之時於天下之事勢有離
合時有緩急人臣之謀固知識有短長建議有同異
其用舍從違皆係乎君之一心苟明足以燭理斷足
以應變機括轉移不俟終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當秦之未亡陳勝吳廣糾烏合之眾而起人心未知
所屬故張耳陳餘勸勝立六國後以益秦敵所以行

虛惠於人而已獲實利猶可為也及秦既滅當時盡
起者艾英墨盡惟劉頃東向爭雄長而屬生乃欲於
此時勸帝復立六國後所謂捐已之土地以與人崇
虛名而彼實禍其可乎哉帝初不加察遽欲從其言
及聞張良之諫即愴然改圖刻印銷印曾不出半哺
輟食之頃非明而能斷者其幾括轉移之速如此哉
書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三代以下僅於高祖見之

張良謝病辭殺

臣謹按張良五世為韓相秦滅韓良欲為報仇自博
浪之謀沮其心常思有以逞於秦也當時逐鹿者雖
非一人然可與圖大事惟高帝尔是以圯橋之書不
以干之勝黃之徒而獨為帝言之逮夫子嬰降咸陽

火秦之社稷奄為丘墟而良之憤紓矣帝封南鄭遣
張良歸韓良送至褒中勸帝燒絕殘道豈直為漢條
盜兵哉蓋心不能忘其主庶幾漢之不東韓或再為
也及韓成死于項籍之手而良之念始絕乃一心歸
漢圖滅楚以報韓是故鴻溝之役力陳養粟為患之
計而項已亡天下遂定分茅詐土為漢家元勳正享
功食祿之秋乃超然遠引神仙以避世進退從容不
乖於義視同時若韓彭輩相繼夷滅者為何如哉詩
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惟良能之

詔定元功臣位次賜蕭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臣謹按蕭何曹參自從高帝起豐沛間輸忠効力以
匡有大業及天下既定論功行賞而二子皆為漢家

元勳然辭臣以參有攻城畧地之功當為第一而鄂
千秋獨以蕭何保關中給兵食不之宜居參古蓋謂
彼堅執銳者特一時之勞而保形勝養士卒以資進
取者實為世之勳也高祖從之既加何以殊禮而復
賞千秋之言可謂有帝王之畧矣夫名爵者天命有
德之公器人君莫得而私也非其人而予之則義當
其人而不與則慊是故三晉盛晉而東周不能王印
列弗予而西楚不能伯操是柄苟定能不致意於斯
乎

五年二月朔地震

臣謹按人君代天理物其政化與天地之化相為流
通休咎之徵各以類應孔子作春秋於嘉祥則不書

遇災異則謹書之蓋欲入君恐懼修省以保致治於
無窮也若夫嘉瑞之至則以為天降之福以不務脩
德以承之而驕心日生變異之動則以為適然莫不
加省而益肆焉如此則嘉祥不能致福而變異卒為
災矣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小心恭儉不敢縱逸故
雖有地震之異而曾不損其致治之美豈非人君脩
德足以消弭天變之明效大驗歟董子曰天心仁愛
人君故出災異以警動之為人君者可不體念之哉

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

臣謹按賢才國家之利器得之則治不得則亂况守
令民之父母綏懷撫字一失其道雖歲旬之民素被
嘉教猶不能保其駸離乖背之志矧荒遠之俗悍輕易

然而以貪黷聚斂之臣臨之幾何不削為仇讎也哉
交趾素多珍貨元帝時前後刺史率以好利執至賈
琮為郡而吏民歌之琮之民即前日之民也豈薄於
他刺史而獨厚於琮哉直以好善惡惡之心出於人
情之公有不可遏者尔方是時交趾得一異琮而奕
貊以化使帝能盡收天下之英才而用之以維持國
家則炎漢受命之符未遠陸沈於贊閩之子也意帝
能知重於一郡而輕於天下亦何心哉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

臣謹按東漢自明章以後昏君繼作天下大權不歸
于外戚則竊於閹豎忠義名節之士網羅無遺海內
倚積積腐已非一日漢家元氣銷錄盡矣董卓以匹

夫之勇擅廢立主躬行弑逆所謂凡民罔不懲人得
而誅之者當時興兵擁護之徒咸懷逐鹿之志心在
王室者未聞為誰袁氏系世樹恩豪傑屬望尚能明
大義以討賊匡君庶幾桓文之舉矣許不出此反受
卓命為勃海太守徘徊顧望進退維谷後雖為關東
州郡所推連兵數歲曾無少分匡復之切身歿雖
二子嗣伊紹亦烏足議哉大抵人君有天下如人之
有身不知保攝於強壯之日及沉痾且深命脈俱絕
雖有扁鵲夫何為哉獻帝之世所謂吾末如之何也
矣故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戒之哉戒之哉

以劉備為左將軍

臣謹按天下豪傑建大功成大業者必先審事勢

之逆順察人心之邪正以決去就曾不以意而微思
而忘其大且遠者是故高祖斬丁公封雍齒而天下
不以爲過范雎償一飯之德報睡軀之怨而後世差
稱焉漢昭烈以一旅之衆困於呂布間關涉險不保
保妻子曹操爲擊斬布表爲左將軍意見禮重操之
所以遇昭烈者亦不可謂薄矣及董承謀誅操昭烈
卽舉兵應之畧不顧惜豈忘其私遇哉蓋有以識之
矣方是時操挾冲以播弄神器海內共譖而起而
逐鹿若袁氏兄弟劉表張繡之徒皆不足畏所可畏
者惟昭烈以帝室之胄又深沈有大志苟倡志義以
號令天下操則危矣是故施之以大慮假之以名器
爲龍絡羈繫之術豈直哀其窮而援之耶漢昭烈不

早悟而久與之處能保其克終乎惟其有見於此惜
然改圖明大義於天下赫々焉如秋霜烈日卒能據
有巴蜀為之鼎峙復延茂漢在祚於既絕之後又數
十年昭烈亦人傑矣哉朱子於綱目之書深正司馬
氏之失黜黃初而表尊漢必續東京之緒使天下後
世知名義之不可貳也統之不可亂也成之意深矣